



悬在木轱辘上的村落

——探究中国西部最后的木轮车“王国”

靳来舜 ◆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悬在木轱辘上的村落——探究中国西部最后的木轮车“王国”靳来舜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226-03951-9

I. ①悬… II. ①靳… III. ①乡村—概况—宕昌县
IV. ①K92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8287号

责任编辑: 贾文

装帧设计: 陆志宏 廖武

悬在木轱辘上的村落

靳来舜 著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印刷 广州市四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0

插页 2

版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978-7-226-03951-9

定价 78.00元



木轱辘车——人类交通文明的活化石





序



远古的梦境

——靳来舜《悬在木轱辘上的村落》

吴辰旭

在现代化大潮猛烈摇撼中国这棵东方千年古树的时候，在全球化风浪不断冲刷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巍峨堤岸的时候，在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让欲望疯狂制造繁华的同时也催生灾难、恐惧、躁动不安的时候，一个远古的梦境，让我疲惫的灵魂为之一震，我仿佛突然从时光隧道回到远古，在欣赏朴素、童真、古拙、安详的时候，让灵魂有了片刻的宁静，生命因放松而恢复了弹性。我的兴奋和快乐，像一只鹰隼在思辨的天空翱翔。

感谢摄影家靳来舜同志，他用大量诗化的镜头，和简捷、抒情的文字，为我们把这个远古的梦境定格在这本图文并茂的《悬在木轱辘上的村落》一书中。也许是上苍的暗喻和神启，也许是时代的告白和昭示，让他的镜头和文笔，带着诗性与良知，感情与责任，无数次地深入这个藏在陇南大山深处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叫磴子坝的小山村，把一个遗世独存的当代桃花源，一个几千年历史人文的活化石，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仿佛嗅到了远古的气息，在面对纷至沓来的诱惑，躁动不安，面对拥挤的空间和促迫的时间时，我们猛地反求诸己，自省生命的意义。

令人惊诧的是，这个村落不是文物考古在剥离历史堆积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远古风貌，而是和我们在同一维度、同一空间、同一时间存在着真真切切的现实。

也许是由于大山的阻隔，但好像又不尽然，因为现代化之风能跨越千山万水，无孔不入，时代的潮声在最遥远、最荒僻、最封闭的地方也打上深深的印痕，现代工业社会坚硬的物质力量会让一切农耕时代的原始遗留荡然无存，那么这个村落是个例外，这似乎更多地是为几千年来形成的与生命扭结在一起的牛车情结所致，它得以保存至今的原生态是不幸中的万幸，它比每时每刻都在人们无可奈何的惊呼中仍然不断消亡的稀有物种更值得我们珍惜和重视。

三

木制车轮成了这个深山小村落的生命符号。

这个符号与久远的岁月、纷繁的历史、浑茫的宇宙信息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有二千年前秦始皇千乘之兵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遗响，它有国争霸烽烟四起车辚马萧萧的余韵。中国历史在马背和战车上颠簸了几千年，朝代的更迭，帝国的兴衰，都与马背与车轮相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秦始皇等墓葬中发掘出那么多马匹与车轮的原因。

因此，驭手和轮工有了历史的用武之地。古代的制轮高手轮扁，就敢于和齐桓公议政。《庄子·天道》中记载：“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轮扁）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

‘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以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工匠轮扁用他丰富的制轮经验，说明治国不能光靠读书、读死书的道理，齐桓公听了茅塞顿开，不仅免了工匠死罪，还引他为上宾。

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个偏居一隅的大山深处，一个只有412户人家的小村落里，居然仍有200多位当代轮扁式的制轮能手，他们是不是轮扁之后裔，无从考证，但他们与轮扁生存的远古是气息相通的。中华文明之根脉在木轮的转动中延续至今。以此，这个磴子坝就是远古历史的子遗，它储存

着我们民族全部的遗传密码，它的存在，自然因与现代文明有巨大差异而显得弥足珍贵。

它让我们能找到回家的路，不致因世事的纷乱而迷失，因未来的诱惑而徘徊，因现实的无知而浅薄。

四

存在就是悖论。

现代化是世界潮流，这个美梦让中国人在百年沉沦中奋起抗争，血流漂杵。但当摩天大楼遍地矗立，灯红酒绿的城市吞噬了宁静和悠闲，生存的恐惧、无处躲藏的污染、竞争的尔虞我诈，以及绑票、凶杀、纵火、毒品、层出不穷的骗局等等，这些现代社会病如影随形地追逐着我们时，豪车、华屋、丽服、金玉美食等却并没有让我们获得诗意的生存。

正在我们感到困惑之时，从磴子坝看到了另一种真实，纯朴简陋得近乎原始生存：敦厚的茅草屋，古拙的晾麦架，二牛抬杠式的木犁，没有名字却清亮得能照出人影的小河，四碧如染的山野，闲适的羊群，此起彼伏的鸡声犬吠……

这中间最引人注目、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古老的牛车，那有点笨拙的两轮木质轱辘，老牛拉着在岁月坎坷不平的路上悠悠地转动着，山村的婚丧嫁娶、劳作收获，几乎全部依赖这两个木轮不停地间关转动，看到这个和出土文物与敦煌壁画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景致，我们感到时间似乎骤然凝固，历史仿佛瞬间退回到远古！然而我们从孩子们那天真的游戏中，从老大娘那灿烂的笑容中，从小姑娘那绣着花的头饰和布鞋上，从农民赶着牛车的那种自在和满足中，我们分明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温暖。

最让我感到羡慕和钦佩的，是乡民们表现出的那份悠闲、宁静、安适、自得。他们虽然不富裕，但自在；他们当然也有欲望，但不浮躁；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藏，自然也会有忧愁，但不恐惧，不惊悚。他们没有城市的霓虹眩晕、车声喧嚣，但他们有干净的溪水、鸟声啼艳的野花、岚气氤氲的草甸、虫声唧唧的山岗，他们活得简单，淳朴，自然，充实。

他们所拥有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让人类学家着迷的、让经济学家困惑的、让民俗学家动心的、让哲学家深省的碓子坝啊，我钦佩你未被现代击碎的古人仁之心，羡慕你独自享受的那份自远古以来就有的平静，和小国寡民式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平静生活。

五

但，在如此强大的世纪风面前，碓子坝能否保持住这种远古风貌，我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

百多年来，文明大潮对这个村落的冲击从未停止过，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村头土墩上那孤零零矗立的十字架，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传教士的遗存，如今已与荒草和剥蚀的墙体组成暗淡的记忆。眼下摩托车和农用汽车的轰鸣声，虽然还没有打乱牛轱辘车悠然的节奏，但已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大山以外的世界，随着家用电器的不断普及，人们便从曾经异常繁忙的水磨坊、现已被遗弃后的破败中，从曾经威风凛凛、如今却孤苦伶仃的拴马石柱中，从曾经引为骄傲的智慧杰作、如今却与荒野形影相吊的握桥中，似乎隐隐感受到文明浪潮冲击的力度。

中国的崛起已成为这个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以造福华夏子民为任的现代化，风一般让古老的国土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这个小小的碓子坝不会是例外，不会永远徘徊在现代文明的边缘，那么，牛轱辘车的悠闲自适还能延续多久？既然改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如何做才能在改变中仍保留碓子坝远古的遗风？如何让这个历史的标本为现代社会生存提供一个生动的参照系，如何像保护濒危动物那样保护碓子坝，为我们民族的身份记忆留下一份珍贵的佐证？

作者想到了旅游开发，但这似乎还远远不够。

碓子坝，我在为你庆幸、为你骄傲的同时，也在为你担忧，为你思忖。感谢作者靳来舜，他让碓子坝进入时代的视域。

永远为两个木轮上的碓子坝祝福！

2010年4月4日于兰州五泉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邂逅磴子坝

012 > 035



第二章 轻轻的我又来了

036 > 063



第三章 一个说不清历史的神秘村落

064 > 087



第四章 时光深处走来的木轮牛车

088 > 115



第五章 镜像里的木轮车王国

116 > 123



第六章 时光在这里放慢了脚步

124 > 135



第七章 车轮旋转

136 > 151



后记

152 > 157



第 六 章 邂逅磴子坝

这是一个“悬在木轱辘上的村落”，这是中国西部最后一个使用木轱辘车的“王国”，当时光流转到21世纪，这里的人们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俗，使用着古人流传下来的生产工具，继承着先民们创造的精湛技艺，过着“车辘辘、马萧萧”的生活，光大着祖先勤劳、智慧、朴素的品德。

一次偶然下乡帮村扶贫的机会，我突兀地闯入到这个虽偏僻封闭但却古朴美丽的村庄。

那是一个野花盛开的初夏黄昏，我们的越野车行进在这个距离国道212线还有66公里村落的泥泞小路上，碧绿的草滩，四散的野花，静立的茅草房，默然移动的老牛车……我们仿佛回到远古时代，恍如隔世，有误入西北版的“桃花源”之感。

所有活计都压在牛车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文明的春风早已吹到了这里，电通到了农户，公路修进了村庄，村民们在电视上了解大千世界，用移动电话同外界沟通，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进城、赶集、外出打工，一些村民开汽车跑运输，做生意，但他们不愿意丢弃老祖宗传下来经济、实用的木轱辘车。他们所有的生产生活几乎都与吱呀作响的木轮牛车息息相关。用这里村民的话说：他们只有水桶担在人的肩上，其余所有活计都压在牛的肩上，拉在牛车上。

甩着长鞭迎送着每一个日出日落

这是一个中国西部最后的原生态村落，秀丽的山水，纯净的土地，古朴的茅屋，精美的木轱辘车，勤劳憨厚的村民，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诗情画意，演绎着梦幻般的情景，彰显着自然、原始、纯朴的美丽。当现代交通工具一日千里横贯东西南北时，这个地处甘肃省最南端陇南、定西两市三县交界村落的人们，仍悠然自得地甩着长鞭赶着老牛车迎送着每一个日出和日落。

在这个叫做磴子坝的木轮牛车“王国”里，生活着汉、回、藏等民族的8个村民小组、412户、2000多口人。它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让人魂牵梦绕，它像一朵绚丽的奇葩，神秘地在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里静静地绽放。





